



一个村的奋斗，一个时代的巨变

——记敢“蹚新路”的小岗人

跨入“凤阳县小岗村”门楼，沿着宽敞的友谊大道往里走，一栋栋粉墙黛瓦的徽派小楼排立在道路两侧，南来北往的游客在“大包干纪念馆”“当年农家”等景点间穿梭着，很是热闹。

出生于1949年的严宏昌是一名与新中国同岁的老人。这个41年前与村民们贴着身家性命干起“大包干”的庄稼汉，如今每天依旧习惯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行走在村里的友谊大道、改革大道……更多来不及命名的道路，他也乐得去逛逛。

在严宏昌眼中，村里的一条条路似守望者，见证着小岗人的传奇：一群普通农民，通过奋斗改写命运，以实际行动生动讲述爱国故事，向着美好生活不断前进。

泥巴路上的“泥腿子”： 有手有脚，不信吃不饱饭

小岗，新中国成立之初仅有24户人家，1955年时因地处岗地起名为小岗互助组，由此得名。在位于小岗村的“大包干纪念馆”里，一张老照片与如今景象形成鲜明对比：蜿蜒逼仄的羊肠小道泥泞不堪。

在严宏昌的很长一段记忆里，小岗除了小，就是穷，是远近闻名“吃粮靠返销、用钱靠救济、生产靠贷款”的“三靠村”。扒火车外出讨饭是大伙儿最大的营生。

严宏昌也不例外，他21岁时曾随家人一路跑到邻市的县城，却无论如何抹不开面子讨饭，家人要来的几块馍被他置于牛棚的梁上直至发霉。

“有手有脚有田地的壮劳力，怎么就吃不饱饭？”严宏昌想不明白。于是，当有村民问他愿不愿意一道挖塘时，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作，“只要不讨饭，干什么都行。”

这是一个转折，严宏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奋斗路。塘挖完了，他便留下来挖藕，随后修铁路挖土方，进入建筑队，凭借吃苦耐劳顺利做到了五级工，不仅逐步解决全家吃饱饭问题，还积累了许多管理经验，成长为县城里的一个“小包工头”。

这个江淮大地上再普通不过的小村落，面向坎坷命运的击打时，不愿屈服的不止严宏昌一个。

同村的严金昌，个子高高、长相清秀，曾因穿得整齐、干净去讨饭，被村民们打趣：“你是去走亲戚，还是‘查门楼’（挨门要饭）？”

为了一家子吃饱肚皮，在那个“不许包产到户、不许分田单干”的年代，严金昌琢磨着另寻出路，他先是看中了祖父传下的那一二十棵柿子树，利用空闲时间精心照料，待柿子成熟后挑到镇上去卖。

尝到收获甜头后，严金昌接着“冒一冒险”，又在房前屋后种了几分地的生姜、大葱、辣椒，养了几头猪，却很快被发现，挨了连续三四天的批斗。他却说，不尝试，就没有活路。

越来越多小岗人认识到，想吃饱饭，必须分户单干。1978年冬夜，小岗人在一份“秘密协议”上按下鲜红手印。“大包干”极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，次年小岗人便迎来丰收，粮食总产13.3万斤，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。

这如同一股强劲东风，瞬间冲垮“大呼隆”“大锅饭”，唤醒沉睡已久的农村大地。自此，小岗在中国版图上有了独特的历史“海拔”，小岗人也逐渐明白，只要自己想，只要下劲干，“泥腿子”也有无穷的力量。

砂石路上的“淘金客”： 千方百计也要迈过富裕坎

“大包干”惊雷一声，小岗人一夜越过温饱线。上世纪80年代，“闲不住”的严宏昌跑出村庄，坐着火车一路北上到了郑州、新乡，又一路南下去了福建。在一家3块钱一晚的小旅馆里，14吋的黑白电视上正在播放着关于浙江快速发展的新闻，这是与小岗不一样的画面。第二天，严宏昌便背起行囊坐上去浙江的火车。



这是安徽凤阳小岗村(2018年9月27日无人机拍摄)。



这是北大荒集团在小岗村建立的现代化水稻生产基地(2018年9月27日摄)。



在凤阳县小岗村，农民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(2018年9月27日摄)。

与小岗“地里刨金”不同，当时的浙江农村已流行办企业。看着那里热火朝天运转着的工厂，严宏昌心里萌生了“无工不富”的新梦想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有了多余收入的小岗人，以分段承包的方式，将土路改建成砂石路。在这条路上，庄稼汉严宏昌摇身一变成了“严老板”。他办过塑料编织袋加工厂、米面加工厂、工艺厂，还帮村里谈过冶炼厂、养鸡场等招商引资项目。

“爱折腾”的严宏昌在1998年当选为小岗村村委主任，在接受采访时对着电视镜头许诺，在任期间力争让老百姓人均年收入增加400元。

然而成功路上无坦途。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小岗难以富裕坎。2004年，“省城干部”沈浩被选派到小岗任村党委第一书记时，村委会账本上只有3万元的集体欠债。他先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，把全村108户人家跑了两遍，看实情、听真话，再组织村里骨干人员去外地名村参观，大家一起为小岗发展“把脉问诊”。

在沈浩的带领下，小岗村的发展道路愈发清晰，小岗人的奋斗热情愈发高涨；农产品交易难，就建起农贸市场；生产效率低，便探索规模经营；收入结构单一，就建起“大包干纪念馆”发展旅游业……

为了全心扎根农村，沈浩先将一直生活在一起的老母亲托付给在农村的哥哥照顾，又把在省城的女儿送到农村读书。2008年，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600元，比当时全省人均水平高出

39%，是沈浩初到小岗村的3倍。

村里来来往往的外地人越来越多，“大包干”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敏感地嗅到商机。他发现，这些外地游客到村里来找不到吃饭的地方。2008年正值村庄改建，他和儿子关正景开起全村第一家“大包干菜馆”，想着做生意赚点钱。

回到家乡创业的关友江，铆足劲想闯出一条新路，资金不足便自己既当老板又当厨子，经验不足就四处取经，生意越来越红火，现在菜馆已能容纳150多人，最多时一中午接待280多位客人。

奋斗路上也必多曲折，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。2009年，沈浩因积劳成疾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小岗村。他在小岗的6年，为小岗人的奋斗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幸福路上的追梦人： 为了新小岗，奋力奔跑

因大包干“走红”的18位小岗庄稼汉，如今只剩下10位，多数已年逾古稀，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，以及面积、人口几倍于过去的新小岗。

种满香樟树的改革大道，穿村而过的友谊大道……一条条宽阔笔直的新道路正串起小岗人的新生活。

走入关友江家的“大包干菜馆”，收银台附近摆满小岗特产礼盒及特色纪念品。墙壁上“老关邮局”四个字格外醒目，游客们正在选购产品，直接邮寄给远方亲友。为了迎接新一波游客潮，老关一家还做起了民宿。“景点多了，人流大了，

来了他得住嘛！”老关说。

从老家出来，沿着笔直的友谊大道往里走，拐进严宏昌家的电商超市内，即便是晚上八九点，依旧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。

严立华、严金昌、严俊昌等当年的带头人也都各有“心事”，有的忙碌着招呼熙来攘往的客人，有的盘算着如何让农家乐更“时尚”。谈起电商、民宿这些新鲜事，这群老人一点也不陌生。

更多时候，与新中国同岁的这群小岗人正成为一面旗帜，吸引着越来越多新小岗人集结再出发。

2018年1月，“县城干部”李锦柱被选派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。“干在实处，干字当先”，很快，多年难修的路段动工了，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、农村“三变改革”、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驶入快车道，集体经济收入渠道越拓越宽。去年小岗人均收入超两万元，今年初小岗村民每人领取“股权分红”520元，比2018年初首次分红多了170元。

“父亲说过，一人富不算富，带动一帮人富才叫富。”严余山是严宏昌之子，曾自学出多项专利技术和在上海等地办厂经商。为了带领村民奔小康，他舍弃丰厚收入重回小岗，一次次遭遇不被理解、投资失败等挫折，又一次次从头再来。

“百折不挠是烙在小岗人骨子里的精神”，如今严余山当选为小岗村党委委员。主抓青年工作的他组建了“小岗青年创业交流”微信群，里面有小岗18位青年创业之星，还有远在上海、北京等地工作的“有想法有思路”的年轻人，希望能为小岗新一轮的发展增砖添瓦，让小岗人加快奔向美好生活。

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。“我与新中国同岁，我的脚步还年轻。”严宏昌老人笃定地说。

新华社记者 王正忠 张紫赞 陈浩
(新华社合肥3月24日电)



学生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小岗学校内开展课间活动(2018年9月27日摄)。



严金昌在家门口展示春联(2018年2月13日摄)。



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几名农民展示领到的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(2015年7月8日摄)。